



中国古代

向彤
李格训 改编

戏剧故事选



中国古代戏剧故事选

向 彤 李格训 改编

水利部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中国古典戏剧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这些戏剧很多是思想内容进步、艺术水平高，而且具有较强的故事性的优秀作品。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，甚至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也占有光辉的地位。

为了使一般读者更好地理解、欣赏这些优秀剧作，本书选择了元、明、清以来的十二个剧目，改编成通俗的故事。在改编时，作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，对原作品的某些细节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，使故事情节更曲折，人物形象更生动。

中国古代戏剧故事选

向 彤 李格训 改编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轻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7.125印张 156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100册

书号：10267·39 定价：1.15元

目 录

寒娥兔	1
救风尘	18
李逵负荆	34
秋胡戏妻	47
柳毅传书	63
陈州糴米	76
赵氏孤儿	92
幽閨记	109
琵琶记	128
牡丹亭	148
娇红记	175
雷峰塔	197

窦娥冤

一、 童媳抵债，父女哭别

窦娥本名叫端云，祖籍原是长安京兆人。她三岁丧母，跟随父亲窦天章流落在楚州居住。窦天章自幼攻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无奈应考求官，屡试不第。由于家境贫寒，父女俩过着食不饱肚、衣不御寒的日子。因为生计无着，逼得向当地的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；过了一段时间，这银子连本带利，竟变成了四十两的阎王债。

蔡婆婆丈夫早亡，给她留下一个儿子和一笔钱财，蔡婆婆就靠放高利贷度日。自从窦天章借了她的银子之后，她就开始打小端云的主意。那时端云已是七岁，虽然出身贫苦，却生得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，十分逗人喜爱。蔡婆婆暗想：我儿子今年八岁，看来窦天章没法还钱，不如叫他把女儿许给我当童养媳，我就准了他四十两银子，岂不两全其美！于是，便请人向窦天章提出这门亲事。

“这哪是什么许媳妇，分明是卖女儿啊！”窦天章听完了来人的话，仰天长叹道。他不忍心把七岁的女儿交给蔡婆婆，但是，不忍心，又到哪里弄四十两银子还债呵！况且，

• 据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《感天动地窦娥冤》改写。

上京应考的日子又快到了，对于他，这不仅是仕途的终南捷径，而且是求生之路呵！但要上京应考，他又到哪里去弄盘缠？他左思右想，无计可施，最后一狠心，答应了蔡婆婆。

那天，窦天章亲自把端云送到蔡婆婆家，蔡婆婆接入屋内，客套了一番。窦天章说：“小生今日亲送女儿来给婆婆，怎敢说做媳妇，只是供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眼下就要上京进取功名，留下女儿，只望婆婆多多关照。”

蔡婆婆满面笑容地说：“这样，你就是我亲家了。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，这借钱的文书，还给你；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，亲家，不要嫌少。”窦天章接了银子，苦笑道：

“多谢婆婆。婆婆，我女儿生性呆笨，看小生薄面，万望多多照顾。”蔡婆婆含笑道：“亲家，这不用你嘱咐，令媛到我家，就象我的亲女儿一般，你只管放心去吧。”但窦天章却放心不下，又恳切地说：“婆婆，端云孩儿做错了事，该打呵，看小生薄面，骂她几句；当骂呵，就教训她几句，小生日后定当报答。”接着，又转向端云说：“孩儿，你也不比在我跟前，我是你亲爹，可以迁就你；你如今在这里，早晚若仍顽皮贪玩，就只有招打讨骂。儿呵，我也是无可奈何啊！”窦天章话未说完，眼泪已经忍不住簌簌掉了下来，端云拉住了爹爹的衣角，大哭起来。窦天章狠一狠心，分开端云的小手，快步出门走了。蔡婆婆连拉带哄，把端云拉进了后房。

二、 卢医索命，二张逼婚

一晃眼，十三年过去了。自从窦天章上京应考之后，蔡

婆婆不久便搬到山阳县居住，并让端云改名窦娥。窦娥十七岁时与蔡婆婆的儿子成了亲，夫妻和睦，日子过得也还算美满。不料，成亲刚两年，丈夫就患病身亡，留下窦娥与蔡婆婆两人相依为命。

有一天，蔡婆婆到南门外赛卢医家催债。这赛卢医，为人奸诈，医术不高，真是死的医不活，活的医死了。他原来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，连本带利，已经变成二十两，但赛卢医并无还钱的打算。他见蔡婆婆三番两次来催还银子，就起了坏心。这回蔡婆婆刚跨进门，他就满脸堆笑地说：“银子早该还了。”接着，又转口说：“哎呀，我这银子一时没带出来，你跟我到庄上去取吧。”蔡婆婆信以为真，就跟着往外走。赛卢医带着蔡婆婆，东绕西拐，到了一个僻静的去处，心想：这时还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于是，就对蔡婆婆说：

“蔡婆婆，你听背后有人叫你哩！”蔡婆婆刚转过身去，赛卢医飞快地掏出一条绳子，向蔡婆婆的脖颈套去。眼看蔡婆婆就要被勒死，不料路那头走过来两个人，赛卢医大吃一惊，扔下蔡婆婆，慌忙溜了。

赶来的两个人，是张老和张驴儿父子俩。他们救下蔡婆婆后，张老问：“你姓什么？刚才那人为什么要勒杀你？”蔡婆婆说：“我姓蔡，家中只有我和守寡的媳妇二人相依为命。那个赛卢医欠我二十两银子，今天我去催讨，不料他为了赖账，竟骗我到这里下毒手，幸得你们相救。”

蔡婆婆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张氏父子也是一双无赖。张驴儿把父亲拉过一边，悄悄地说：“爹，你听到没有？这寡婆婆家还有个寡媳妇哩。我们救了她的命，她少不得要谢我们，干脆你娶了这个婆婆，我娶了她的媳妇，这样岂不两全其

美！你和她说去。”张老一想，觉得有理，立即转身对蔡婆婆说：“你无丈夫，碰巧我也无妻，真是天赐良缘，你就做我老婆，意下如何？”蔡婆婆一听这无理要求，连忙拒绝：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！待我回家，多筹些银子，酬谢你们救命之恩就是了。”张驴儿立即露出一脸凶相，跨前一步说：“你真不识好歹，银子就谢得了救命之恩？我们不要银子，要人！你若不依，这赛卢医的绳子还在，我照样勒死你。”蔡婆婆看见张驴儿那副凶相，早吓得浑身打战：“你，你……容我再思量一下。”张驴儿一边挥舞着绳子，一边说：“还有什么好思量的！你嫁了我爹，我娶了你媳妇，两家合成一家，还算你婆媳有福气。”蔡婆婆想，不答应吧，性命难保，还是性命要紧。于是，只好屈服说：“罢罢罢，你爷儿俩就随我回家吧。”

这时候，窦娥正在家里焦急地盼望婆婆回来，左等右等不见人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正想出门去找，婆婆回来了。蔡婆婆让张氏父子在门外等候，自己要先进去对窦娥说明白。窦娥看见婆婆回来，高兴地招呼婆婆吃饭，不料婆婆却唉声叹气，老泪纵横。窦娥大吃一惊，忙问出了什么事。蔡婆婆哽咽了半天，才将赛卢医要勒死自己，幸得张氏父子相救，不料张氏父子又提出无理要求的事说了出来。

窦娥沉吟了一会儿，严正地说：“婆婆呀！这恐怕使不得吧。咱们既不少吃，也不缺穿，你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，怎么又招丈夫哪？平白让这两个泼皮住进来，不是让人笑话吗？”

婆婆答道：“孩儿呵，你说的句句在理，我何尝不是这样想！可是，我的命全亏他爷儿俩救的，我也说要多给些钱

物酬谢他们，无奈他们不要钱，只要人。他们说我婆媳又没老公，他爷儿俩又没老婆，正是天赐良缘。我若不依从，他们就要当场勒死我，那时节我就慌张了，莫说我自己许了他，就连你也许了他。儿呀，这也是出于无奈呵！”

窦娥一听，顿时又气又恼，脸色也变了。她一跺脚：“婆婆，你也太糊涂了，这不分明是引狼入室吗？”

蔡婆婆红着眼圈叹道：“孩儿呀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，他们两个喜事匆匆，已经在门外等候多时了，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吧！”

窦娥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什么喜事，强按牛头不吃水，要招你招，我是断然不要女婿的！”

这时候，门外的张家父子早已等得不耐烦了。张驴儿边唱淫荡调：“帽儿光光，今日做个新郎；袖儿窄窄，今日做个娇客。”边与张老撞进门来。张驴儿一进门，看见窦娥生得面目姣秀，身材窈窕，早已垂涎三尺，两步跨到窦娥跟前，纳头相拜，连连唤道：“好媳妇！好媳妇！请受新郎一拜。”那张老也急忙向蔡婆婆施礼。

窦娥见这两个无赖不请自进，而且丑态毕露，早已气得满脸通红。她对张驴儿一口啐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，滚开！”怎知张驴儿却嘻皮笑脸地扭上来：“娘子，不要生气。咱爷儿俩哪样不好，哪样不美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女婿哇。”说着，又挨上来动手动脚，拉扯窦娥说：“唉哟，生气的模样也挺好看。”

一语未了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一记清脆的耳光，扎扎实实地打在张驴儿的驴脸上。窦娥杏眼圆睁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！敢来碰我？你们以为我同我婆婆一样，由着你们欺负，

那就错了！不要白日做梦，告诉你，我窦娥横竖是不再嫁人的。”说罢，愤愤地走到房后去了。

蔡婆婆看张驴儿挨了媳妇一掌，慌忙向张老赔笑说：“你们莫恼，莫恼。你们有救命之恩，我岂不思量报答？只是我那媳妇的气性是最不好惹的，既是她不肯招你儿子，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？你们爷儿俩暂且住在我家，待我慢慢劝说俺媳妇吧！”

张驴儿摸着火辣辣的面颊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好一个泼辣货，平空给了我一掌，我岂肯罢休，我不让你乖乖顺从我，我，我就不是大丈夫！”

三、机关算尽，毒死亲爹

张家父子就这样赖在蔡婆婆家住下了。为了将窦娥弄到手，张驴儿软硬兼施，使尽了浑身解数，不但不能使窦娥屈服，而且每次都遭到窦娥厉声斥责，他只能空对窦娥垂涎三尺。

一日，蔡婆婆病了。张驴儿暗想：这正是天赐良机，等我弄来毒药，药死这老婆子，剩下窦娥孤身一人，看她敢不从我？

为了不露马脚，张驴儿特意到城外一个偏僻的药铺去买药。他进了药铺，见那卖药的好眼熟，咳，那不是想勒死蔡婆婆的赛卢医么！于是，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太医，我要买付毒药。”卖药的吃了一惊，正色说：“这厮好大的胆，你要买毒药干什么？谁敢合毒药给你。”张驴儿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在我面前你别充好人。前日要勒死蔡婆婆的，不正是

你么？”他陡然变脸，上前一把抓住卖药人的衣襟说：“赛卢医，你当我不认得你？你给不给药？不给，咱们见官去。”卖药的一听，吓得浑身哆嗦，原来他真的就是赛卢医。那天他勒杀蔡婆婆未遂，生怕败露，便搬到这僻静地方来，不料想躲鬼躲进了坟地，在这里偏偏碰上了张驴儿。

“大哥，你放了我，有药有药。”赛卢医一听要拉他见官，慌忙改了口，抖抖索索地合了一付毒药给张驴儿。赛卢医暗想：今日真倒霉，刚才买药的人，就是救那蔡婆婆的。今日我给他合了这服毒药，日后事情败露，更要连累我，不如关了铺门，到涿州卖老鼠药去。

再说张驴儿买了毒药回来，正好蔡婆婆害病想吃羊肚儿汤。窦娥赶紧做了一碗送去，张驴儿抢着尝了一口，说：“少了些盐和醋，你去取来加上。”张驴儿趁窦娥去取盐、醋时，赶紧把毒药倒进羊肚儿汤里就走开了。待窦娥取了盐、醋回来加上之后，张老匆匆过来，把羊肚儿汤接去，他是想趁问病之机，向蔡婆婆献殷勤。蔡婆婆端起汤，正要喝的时候，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想吐，便把汤递给张老说：“我现在直恶心，不想喝了，你喝了吧！”张老推让了一下，便把羊肚儿汤喝了。

张老把汤喝完不久，就觉得昏昏沉沉，腹内一阵剧痛，倒了下去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就死了。蔡婆婆吓坏了，不禁大哭起来。窦娥劝解道：“婆婆不用伤心，也是他自己命中该死，咱们只能认个晦气，送他一口棺材就是了。”

张驴儿机关算尽，却害死了自己的亲爹。他伤心了一会儿，却忽然暗自转悲为喜，心想：这回窦娥定然逃不出我的掌心，赔了个爹，赚回个媳妇，不枉，不枉。于是，脸色

一变，走上前去，指着窦娥大声叫嚷道：“好呀，你竟敢在羊肚儿汤里下毒药，把我爹给毒死了，你得偿命！”蔡婆婆一听，更慌了，忙问：“孩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窦娥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我哪里来的毒药？若说汤里放了毒药，一定是他支使我去取盐醋时，自个儿将毒药倒进汤里去的。”

张驴儿争辩说：“我家的老子，你倒说是我做儿子的毒死了，说出去，谁能相信？”他看到蔡婆婆吓得要死的样子，就故意扯大嗓门喊道：“四邻八舍听着，窦娥毒死了我家老子哩。”蔡婆婆听到他吆喝，胆都吓破了，急忙求情说：“你别大声喊哟，吓死我了。”

“你可怕了？”张驴儿得意地说。

“我怕了，怕了！”蔡婆婆战战兢兢地答。

“你要饶么？”张驴儿得寸进尺地问。

“要饶，要饶！”蔡婆婆完全屈服了。

张驴儿更加趾高气扬地说：“好！那你快叫窦娥顺从了我，乖乖地叫我三声亲亲的丈夫，我就饶了她。”

蔡婆婆垂头丧气地对窦娥说：“孩儿，你就顺从了他吧！”

窦娥早已看透了张驴儿的奸计，在一旁冷笑道：“一个人面兽心的畜牲，我怎能顺从他？休想！”

张驴儿自以为得计，不料窦娥坚决不依，就象是当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，但这家伙并不甘心，他紫涨着脸，转向窦娥威逼说：“你还嘴硬！你毒死了我老子，你是要官了，还是要私了？”

“怎样是官了，怎样是私了？”窦娥不紧不慢地说。

“你要官了，我就拖你到衙门，将你三拷六问，象你这

等瘦弱身子，还经得起用刑？还怕你不乖乖认罪？若是私了呢？你就乖乖做我老婆，倒也便宜了你。”张驴儿怪声怪气地说。

窦娥毫不示弱：“我一身清白，怕见什么官司！你别想拿官司来要挟我，就是官老爷逼着我，一刀抹了我的脖子，我也决不会顺从你这个畜牲。”

双方争持不下，张驴儿就拖了窦娥和蔡婆婆奔楚州衙门去了。

四、太守昏庸，挑机冤判

楚州太守名叫挑机，平日只认钱不认法，暗地里总是把告状人称作衣食父母。他坐在堂上，看到张驴儿拖了窦娥和蔡婆婆走进衙门，就大声喝问：“谁是原告？谁是被告？快从实说来。”

张驴儿抢先跪下说道：“小人张驴儿是原告，告这媳妇，名叫窦娥，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，毒死了我爹。这个叫蔡婆婆，就是我的后母。望大人与小人作主。”

挑机一拍惊堂木：“是哪一下的毒药？”

窦娥说：“不是我下的。”蔡婆婆说：“不是我下的。”张驴儿说：“也不是我下的。”

挑机大怒：“都不是你们下的毒药，难道是我下的毒药？”

窦娥进一步分辨说：“他自姓张，我自姓蔡，我婆婆也不是他后母。……”接着，窦娥便从头叙说婆婆如何向赛卢医讨债，被赛卢医骗到郊外，差点被他勒死，后来又如何被

张家父子救了性命，张家父子又如何逼婚，以及婆婆如何得病，想吃羊肚儿汤，张驴儿怎样支使自己去取盐醋，怎样趁机在汤内下药，本想药死婆婆，碰巧婆婆忽然呕吐，吃不得汤，便把汤让给他老子吃，结果反而把他老子毒死了。窦娥最后说：“只望大人高悬明镜，替小妇人作主。”

张驴儿生怕太守听信了窦娥的话，赶忙说：“大人，休信她胡言。他婆婆不招我老子做丈夫，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什么？这媳妇看我父亲有些金银，就谋财害命。别看她年纪不大，却是个赖骨顽皮，不怕打的。愿大人替小人做主，小人定当感恩不尽。”

挑儿在钱财上是极顶聪明的。他一下就听出张驴儿话中有话：有金银——感恩。于是，他脸一沉，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招，左右，替我选大棍子打！”只见左右差役一拥而上，拖下窦娥就打，棍棒上下飞舞，一杖下，一道血。但倔强的窦娥死也不招。她昏迷了过去，经过喷水，才苏醒过来。三次昏迷，三次喷水，又三次苏醒过来。

挑儿见窦娥醒来，又大声喝问：“你招也不招？”窦娥答道：“委实不是我下的毒药。大人哪，我这小妇人到哪里去弄毒药？”

挑儿见窦娥死也不招，便对左右说：“既然她不招，给我打那老婆子！”

这窦娥性子虽倔，心肠却极软，她素来孝敬婆婆，宁肯自己饥，也不让婆婆饿，宁肯自己冻，也不让婆婆冷，现在她听到挑儿要对年老有病的婆婆下毒手，心中一急，连忙喊道：“不能打我婆婆呀！我情愿招了，是我药死公公。”

挑机恨不得早点结案，一听窦娥招了，立即命令左右：“既然招了，就让她画押，用枷来枷上，关到死牢里，待来日判个斩字，押赴法场斩首示众。”

蔡婆婆听到窦娥被判了死罪，顿时悲恸万分，哭倒在地：“窦娥孩儿呀，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。你死了，我还要这老命做什么！”窦娥却百般劝慰婆婆：“我若是不死，怎么救得婆婆？婆婆千万要保重呵！”

这时候，张驴儿却连连向挑机叩头称谢。窦娥对着他骂道：“呸！你这淫贼，我就是做了含冤负屈的鬼，也决不放过你！”

挑机却威风十足地命令左右打散堂鼓，拂袖扬长而去。

五、六月飞雪，动地惊天

按照楚州太守挑机的判决，官府要把窦娥处斩了。这一日，衙役们列起队，击了三通丧鼓，敲了三通丧锣，摇动大旗，向刑场开拔了。只见刽子手手提大刀，押着带枷的窦娥，高声吆喝道：“快走，快快走，监斩官在法场等你多时了。”

听到刽子手的吆喝，窦娥禁不住呼喊道：“冤呵，冤呵！”她想不到自己一身清白，却要无辜遭刑，满腔悲愤，无处发泄，在走向刑场的路上，就怨天骂地：

“天呵，有日月，朝朝暮暮，明鉴高悬；地呵，有鬼神，明里暗里，掌握着生死权。天地呵，你们本应分清黑白，判明是非，可为什么却糊里糊涂，香臭不辨，善恶颠倒？为什么善良的受穷命短，作恶的却享福寿延？天地呵，你们为什么怕硬欺软，顺水推船？地呵，你不分好歹何为地？天呵，

你错判善恶枉做天！”

窦娥血泪声声，惊天动地，在路旁围着的人，无不伤心落泪。

刽子手看见这种情景，急忙喝道：“快走！不要耽误了时辰。”窦娥则乘机要求：不要往前街去，而要往后街走。刽子手说：“你如果还有什么亲眷要见，可以叫他过来见你一面。”窦娥说：“我孤身只影，并无亲眷。”

“难道你没有爹娘么？”

“只有个爹爹，十三年前上京应考去了，至今杳无音信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往后街走呢？”

“从前街走怕被我那可怜的婆婆看见。”

刽子手感到非常奇怪：“你自己的性命都顾不得了，还顾婆婆什么？”

窦娥伤情地说：“唉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婆婆若然见我披枷带锁去法场受斩，一定会又悲又气。我怕她会气坏身子。你就行行好吧！”

说话间，只见蔡婆婆跌跌撞撞地走了过来，边哭边喊道：“天呀，那不是我媳妇么，孩儿，痛杀我也。”

窦娥赶紧搀扶婆婆，强忍着眼泪说：“婆婆呀，你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。我走了，你更要注意保重呵！”她想了一想，又说：“婆婆，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到羊肚儿汤里，实指望毒死了你，再来霸占我。想不到他作恶自受，倒把他自己的老子毒死了。我怕连累了婆婆，才屈招是我毒死公公。今日到法场受刑，婆婆呵，看在你死去的儿子的面上，今后逢年过节，初一、十五，有吃剩的粥饭，倒半碗给我吃，有烧

剩的纸钱，给窦娥烧一些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蔡婆婆听着窦娥的嘱咐，犹如万箭穿心，泪珠儿就象雨点一般，沾湿了衣衫，哽哽咽咽地答应道：“孩儿放心，你说的，老身都记得了。”说完，又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到了刑场，刽子手打开窦娥身上的枷锁，开斩的时辰到了。刽子手正要举刀，窦娥转向监斩官高声说：“慢！窦娥有话禀告监斩大人。有一事肯依窦娥，便死而无怨。”监斩官一怔：“你还有什么事？说吧。”只见窦娥昂起头，目光灼灼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给一张干净的席子，让我窦娥站在上面，再要一丈二尺白绸子，挂在旗枪上，若是我窦娥确实冤枉，刀起头落，一腔热血，不要有半点儿洒落地下，全都要飞到白绸子上去！”监斩官想了一想，答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，就依了你吧。”窦娥紧接着又说：“大人，还有，如今是三伏暑天，若是我窦娥确实冤枉，身死之后，天降三尺瑞雪，遮掩我窦娥尸首。”监斩官听了，不禁哈哈大笑，然后正色斥责道：“荒唐！这三伏暑天，就算你有冲天怨气，也招不得一片雪来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！”

“你说六月飞雪太荒唐，你可知道我一腔冤气喷如火，定要感动老天为我撒下漫天大雪，免得我尸骸裸露。”窦娥一声比一声悲壮地说下去：“大人，如果我窦娥死得确是冤枉，我死之后，这楚州地面，就要大旱三年。”

监斩官听到她发誓要让楚州大旱三年，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暴跳起来：“你这死囚，竟敢如此胡说，来人，打这妇人的嘴巴！”

孰知窦娥竟然毫不畏惧，依旧大声说：“大人啊！我这三桩誓愿，本不该有，可是，官吏们也不该贪赃枉法，使百